

THE SELECTED WORKS OF CHEN JING,
BEI GENG AND JIN SONG'S DRAMAS

陈静 贝庚 金松 剧作选

浙江省戏剧家协会 编
浙江省艺术研究所



中国戏剧出版社

陈静 贝庚 金松 剧作选

浙江省戏剧家协会 编
浙江省艺术研究所

主编：李光耀 沈祖安

中国戏剧出版社

责任编辑 汪齐邦
校 对 王秀涛
终 审 杜 高
终 校 周育英
封面设计 梁 珊

陈静贝庚金松剧作选

浙江省戏剧家协会 编
浙江省艺术研究所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北京海淀区大钟寺南甲村81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25 插页4 字数286000 印数0001—2400
1993年6月第1版 1993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7-104-00548-X/I·215 定价(精): 10.00 元

陈静 贝庚 金松
剧作选

钱佐成题



序 言

顾锡东

大约因为清代文字贾祸，洪昇以后，浙江几无戏曲作家，地方戏曲虽流传于民间，文人们绝少涉猎。解放后党重视戏曲工作，五十年代浙江省文化局设剧目组，重在征集地方戏曲剧目，择优而加以整理改编，出了不少成果。作为浙江解放后第一代戏曲作家，至今健在的陈静、金松、贝庚三位老同志，曾化了不少心血。他们影响于后来浙江戏曲作家群的好传统、好风气，我以为用“敬业乐群”四字较为恰当。敬业者，专心致志以事其业也；乐群者，乐与朋友相切磋也。当时对于戏曲传统剧目之推陈出新，是个“新文艺工作者与老艺人相结合”的新课题，存菁华而去芜当忌粗暴，化腐朽为神奇须具胆识，只能在实践中摸索经验，诚如杜甫所谓“意匠经营惨淡

中”，改旧远不如创新自由，非敬业者无此耐心，不乐群者难以成功。

陈静大哥从上海支援到浙江，戏剧专业知识丰富，既当编剧，又当导演，在五十年代就非常活跃，昆曲《十五贯》改编本是由他执笔并导演，“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南北昆剧团体因此而复苏。他所改编和导演的越剧《庵堂认母》，获奖于华东戏曲会演；他以《百花公主》改编为越剧《青虹剑》很受观众欢迎；我的处女作《五姑娘》作为越剧男女合演新戏，也是由他导演，并协助修改剧本；在八十年代他还改编昆剧《长生殿》、越剧《双玉蝉》等。他还担任了浙江导演学会副会长，其理论著作颇多经验之谈，切合实用。而在当时剧目组中，贝庚同志文学根基最为厚实，他还通晓英文日文，他的写作文字严谨，颇费推敲，追求少而精。收在这本集子里的绍剧改编本《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拍摄电影后曾获百花奖最佳戏曲片奖，并蒙毛主席与郭沫若同志题诗。昆剧《西园记》改编本，尤其是他刻意求新的精心之作，风格清丽，富有情趣。他还整理改编昆剧《风筝误》、新昌高腔《出卖后宰门》等，在浙江戏曲舞台上颇有影响。金松大哥作为当时剧目组组长，主要负责浙江地方戏曲传统剧目搜集汇编工作，曾整理改编越剧《盘夫索夫》、《蛟龙扇》等好几个本子，收在

这个集子里的现代剧《闪光的爱》与新编历史剧《补天石》，是他在八十年代的创作新戏，前者获得浙江戏曲调演的剧本一等奖。他以七十高龄还与周西同志合编《浙江地方戏曲汇编》三册，为人所不愿为者，老而不知倦。

《十五贯》与《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在浙江戏曲剧目整旧工作中，是两个方法不同的成功范例，概括地说，《十五贯》原作着重于熊友兰、熊友蕙兄弟蒙冤情节之曲折离奇，结构难免松散。改编本思虑之深，在于用“减法”，将所谓“双熊梦”的两条线删去熊友蕙一条线；不以“男监”、“女监”催人泪下取胜，恰恰宁可割爱，浓墨描写况钟判斩生疑感到笔重千斤之后，如何冲破重重阻碍昭雪民冤，突出了执法公正之不易，大有益于古为今用。《三打白骨精》原作着眼于猪八戒智激美猴王为重点，猪八戒喧宾夺主十分突出，孙悟空始终被动而不见其聪明智慧，内容比较单薄。改编本构思之巧，在于用“加法”，将绍剧另外一出猴子戏《大闹平顶山》合并溶化于《三打白骨精》之中，不满足于以智激美猴王妙趣横生为高潮，前面加强师徒“人妖不辨”之争，后面高潮在于孙悟空智斗白骨精，以“骗”还“骗”，让白骨精在唐僧面前自我暴露，充分突出孙悟空的坚持真理与斗争智慧，不再是一般的猴子戏看热闹，而赋于深化

的现代意识。郭沫若以为“千刀当刚唐僧肉”，毛主席纠正为“僧虽愚氓犹可训”，可见写戏不易，评戏亦不易。一切变旧成新，是人类创造发明的重新界定，戏曲改旧而能“寓教于乐，雅俗共赏”，深受时代群众欣赏喜爱，《十五贯》离不开朱素臣提供的原作基础，更离不开昆剧表演艺术家周传瑛、王传淞的高超艺术精彩表演。《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离不开绍剧表演艺术家六龄童、七龄童的高超艺术精彩表演，也离不开七龄童提供两个绍剧脚本的基础。而作为改编旧剧执笔者，既要独立思考以我为主，又要集思广益善于吸收，既要尊重领导者的意见参与，又要取得名演员的创造共识，苦思冥想卜昼卜夜，精雕细刻逐字逐句。那时候搞戏之严肃认真，简直使今日随意“玩文学”者难以想象，没有极大的耐心与毅力，便难善始善终攻出精品来。

回顾在“左”的年代里，作为编剧真要点“犯而不校”的修养功夫，就是说，被别人冒犯，切莫计较，千万不要去冒犯别人。五十年代我进入剧目组，对陈静、金松两位大哥印象极好，以为都可以评得上先进工作者。不料到了反右时期，不知他们两位究竟冒犯了谁，从此蒙冤夺去笔杆子二十多年。而贝庚兄歉歉君子，谨慎克制，在那种教训下也不免削弱了创作积极性，没有把他的才华充份发挥出来。如今出书

难，为三位老朋友合出一本剧作选，为之作序虽欣然命笔，然而拿起笔来不免怅然，如果以往都有今天那样心情舒畅的创作自由天地，三位大手笔着实可以多作贡献，推出更多的佳作来。往者已矣，出这个集子，毕竟给三位安渡晚年的老朋友留个纪念，如能以之激励年轻作者们珍惜大好时机，繁荣戏剧创作后继有人，我殷切寄予厚望。

一九九二年十月十六日

陈 静 剧 作

全 國 精 選

根据昆剧传统剧目改编

十五贯

第一场	鼠	祸
第二场	受	嫌
第三场	被	冤
第四场	判	斩
第五场	见	都
第六场	疑	鼠
第七场	访	鼠
第八场	审	鼠

人 物 表

尤葫芦

秦古心

苏戊娟

娄阿鼠

夏总甲

禁子

门子

夜巡官

中军

家丁

邻人

差役

刽子手

皂隶

旗牌

熊友兰

过于执

况钟

周忱

甲、乙

甲、乙、丙、丁

甲、乙、丙、丁

甲、乙、丙、丁

甲、乙、丙、丁

甲、乙、丙、丁

第一场 鼠 祸

〔大街上。尤葫芦酒醉掂钱上。〕

尤葫芦 啊唷！好重啊！

（唱“六么令”）

吃酒愈多愈妙，
本钱越蚀越少，
停业多日心内焦，
为借债，东奔西跑。

想我尤葫芦自从肉店停业，全靠借当过活，终日愁眉不展，幸喜我那死去的妻子，有个姐姐，住在皋桥，为人热心好义，今朝请我吃了两壶酒，又借了本钱十五贯给我做生意，好不快活！

姨娘待人心肠好，
周济贫穷世难找，
离开她家才黄昏，
一路行来更已敲。

我往日买猪，全靠秦老伯帮忙。明朝买猪，只好再去请他相帮。这里已是他家门口。秦老伯可在家里？秦老伯！

秦古心 （内）外面是哪一个？

尤葫芦 （学女人声）是我！

秦古心 （上）原来是尤二叔，你就喜欢开玩笑！这样晚了，叫我有什么事？

尤葫芦 老伯请看！（指钱，得意地）

秦古心 这样多的铜钱是哪里来的？

尤葫芦 (故意地) 路上拾来的。

秦古心 你又开玩笑！

尤葫芦 (笑) 不瞒你说，这十五贯钱是皋桥姨娘借给我做本钱的。

秦古心 好好！有了本钱，你老店重开，可以吃用不愁。我这里卖酒卖油的生意也要沾光兴旺了。明朝买猪，还是你我一同去吧！

尤葫芦 多谢老伯。

秦古心 只怕你酒醉误事，明朝还是我来叫你吧！

尤葫芦 多谢！多谢！

秦古心 明朝会！

〔二道幕启，尤葫芦家门前。〕

尤葫芦 才离秦家油盐店，又到自家猪肉铺。开门！开门！

〔苏戍娟自内出。〕

苏戍娟 来了。(开门) 爹爹回来了？

尤葫芦 回来了。(放钱)

苏戍娟 哪里来的这许多铜钱？

尤葫芦 你猜是哪里来的？

苏戍娟 可是借来的？

尤葫芦 哪里有这样的好人，肯借这许多钱给我？

苏戍娟 那么是哪里来的呢？

尤葫芦 唉，事到如今，瞒你也是无用。我今朝出门，正遇见张媒婆，她说王员外的小姐出嫁，缺少个陪嫁丫头。我收下她十五贯铜钱，把你卖去了。

苏戍娟 此话当真？

尤葫芦 明天一早就要过去，你快收拾收拾去吧！

苏戌娟 啊呀！亲娘啊！（哭下）

尤葫芦 一句笑话，她却信以为真。且骗她一夜，明朝再说明白，倒也有趣。铜钱且放好，痛快睡一觉！（上床入睡）

〔苏戌娟拭泪上。〕

苏戌娟 （唱“山坡羊”）

心悲酸，
泪涌如泉；
我好似，
茫茫大海一叶船；
波浪翻滚，
望不见岸和边。
待我苦求他，
看亡母情面，
念孤儿，
退回卖身钱。

爹爹！爹爹！唉！他已睡熟了。

我与他，非亲生，
彼此疏远；
他呵，
既有卖我意，
怎会把我怜？
只怕是，难劝他，
心意转。
似油煎，喊苍天喊了千万遍，

如箭穿，唤亲娘唤得我唇儿干。
(心中痛苦异常，见案上有肉斧，顿萌死念，正欲自刎，忽想起皋桥姨母来)且住，曾记得皋桥姨母，对我言讲：若有难事，前去找她。如今事已危急，不如投她去吧！

但愿得，姨母成全，

免身受颠连。

趁此时，他酒醉正眠，

投亲莫迟延。(出门逃下)

(娄阿鼠上。

娄阿鼠

输尽骗来钱。

再找倒楣人。

想我娄阿鼠一不经商，二不种田，专靠赌博为生，不论仕农工商，不管三教九流，只要见他有钱，能骗则骗，得偷便偷。虽说名气不好，但是赌场中兄弟多，衙门里朋友多，街坊邻舍对我倒也敬重。昨日骗得一笔钱，可恨手气不好，统统输光大吉。虽说有这副灌铅的骰子，只因今夜赌场里全是行家，不能下手。想翻转没有本钱。(贼头贼脑，东张西望)咦！尤葫芦家为何大门未关，灯火未熄？想是又在杀猪了。待我除他几斤肉，饱吃一顿再说。(入内)尤二叔，大姐！咦，他还浓睡未醒。想必他老酒吃醉，忘记关门，忘记熄灯。啊，台上有把肉斧，不如偷去换得几文也是好的。啊呀，见他枕头下面，有许多铜钱，这却料想不到！(放下肉斧)

(干念“六么令”)